

恩典的歲月 牛津的學習生涯

關啟文

關啟文常與同學駕車外遊，往威爾斯途中，在海邊礁石堆留念。



看呀，這座睡佛（關啟文）多麼自在地躺臥，專人（牛津華人團契的團友）服侍他吃食哩！



學碩士（M. Phil.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）課程，好像為我度身訂造一樣，因這課程會考慮一些只有哲學背景的學生，而且為他們提供哲學訓練（只有哲學背景的則要唸多些神學）。更令我興奮的是：帶領這課程的正是我心儀已久的史萊本（Richard Swinburne），他是這方面的權威，他的著作也對我幫助很大。我家不猶豫地報讀這課程，其他的地方一概沒考慮，過程很順利，一九八九九月十月我便開始在牛津的四年「寒窗」生涯。

牛津大學在英國的地位今天雖已大不如前，但貴族意識的痕跡到處可見。她很多東西都有特別名稱，例如博士學位不叫Ph.D.，而叫D.Phil.（Oxon.），三個學期都有專名，分別是Michaelmas term, Hilary term和Trinity term，好像只叫「第一學期」等太平凡，表達不到牛津生活的特殊性。學院每天晚上都開非正式的晚餐，學生則在下面進食，但他們一定要穿外套和打領呔，我有一次忘了打領呔便被拒諸門外呢。

開始吃就吃了。在正式的晚餐時，教授都正襟危坐在一張高一級的飯桌旁，學生則在下面進食，但他們一定要穿外套和打領呔，我有一次忘了打領呔便被拒諸門外呢。

吃得讀書苦 學識根基穩

牛津的學習傳統是有值得欣賞的地方，三個學期都只有八個星期，假期較多，讓學生多一點自己研讀的時間。學期中的演講是輔助性的，教學以小組的導修為主，而導師則由你所屬的學院提供或安排（牛津大學是由數十間學院組成的，每間都有自己的傳統和特色）。

研究生的導修有時是單對單的，我第一個學期便這樣跟了史萊本六、

七次導修。剛到步便聽說他曾使一韓國學生大吃苦頭，因他對人的要求是很嚴格的，我自然有些擔心。第一次導修我研究的題目是一神的預知與人的自由有沒有矛盾？「參考書目中除了多篇期刊文章外，還有整整一本書，而我只有個多星期的時間！在閱讀過程中，我更碰到不少未學過的邏輯概念，但我初到牛津，異象仍很清晰，鬥志還很頑強，於是我整個禮拜每天狂讀，苦思十小時，慢慢也理出一些頭緒，最後開通宵趕起文章，完成文章時心中也以為自己寫得不錯，那知在導修時史萊本不客氣地說我的文章不夠系統，及指出一處邏輯謬誤，他也問我一大串問題：要我澄清這個字的意思，或交代那個主張的論據。雖然我也見招拆招，但畢竟感到很吃力，有時也理屈辭窮。

事後我有些情緒低落，但更多的是感到興奮，因為我終於有一個富挑戰性的目標：我一定要提高思想和寫作的水平，要更清晰、更深刻、更嚴謹和更有系統，以致史萊本不再那麼容易批評到我。後來我漸漸站穩陣腳，最後更反守為攻，批評他的論點，我還記得第一次在他書中找到小錯誤時實在有點高興呢！就是這些導修令我開始領略到分析哲學的方法和接受批評的重要性。

基督徒學者的一生召命

在牛津的四年很愉快，學術上很順利，我兩年完成了碩士，再用兩年擴充碩士論文成為博士論文，在過程中我感到思想的深度和嚴謹度提高了。我也到處聽

課，盡情閱讀，為自己的哲學和神學打下更廣泛的基礎。我一生中最用功的日子就是那幾年，真的很吃力，但亦很充實，更重要的是體會到神無盡的恩典。在寫論文和思索的過程中，多少次我感到心力交瘁，殫精竭智和孤立無助，都是靠著禱告的力量捱過。（似乎禱告也對電腦和打印機的穩定性有幫助呢！）

牛津的學費較其他英國的大學貴，除了大學本部的標準學費，還有學院費，但神的供應從不短缺，我也領受很多弟兄姊妹的愛心：除了金錢的資助外，還有單車、電視機、米、公仔麵、衣物等物資！神也讓我與弟兄姊妹有美好難忘的相交。



在居住的牛津家門外，關啟文與學生團契的姊妹合照

牛津課程訂身訂造

快唸完神學時，我在思量如何在哲學神學方面深造，竟然發現牛津大學有一個開始了不久的「哲學神

經 過劇烈的信仰反思和掙扎，在一九八六年我決定去唸神學，因為我自己曾飽受理性和哲學的衝擊，吃了不少苦頭，也感到能解決我的疑惑的人之又少，所以我那時的志願是去唸好哲學神學（Philosophical Theology），在這方面為華人神學界作些貢獻。

當時我主要在蘇格蘭的鴨巴甸大學和倫敦大學之間選擇，我較傾向後者，因在倫敦我可以同時主修神學和哲學。然而已去了鴨巴甸的中學師兄陳士齊提醒我，在唸哲學前最好先打好神學基礎，而鴨巴甸大學的神學院正好有優良的改革宗和巴特神學傳統。我最後決定先去鴨巴甸唸道學學士，到今天我仍認為這是正確的選擇。



這位勤奮的香港學生，在牛津修讀哲學神學之餘，走出宏偉的象牙塔，呼一口新鮮空氣

歡迎讀者交流意見：電郵 info@christianimes.org.hk